

小說 佳作 陳凱琳

筆名/ 一幕

個人簡介：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四年級

長篇小說《藍色海岸線》獲「屏東縣作家作品集寫作計畫」。

長篇小說《曙光——極東秘境馬岡回憶錄》獲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。

曾獲第一屆裏柳文學獎二獎與人氣獎、【吾愛吾家】散文類首獎、吳濁流文藝獎、後生文學獎、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、台灣基金會台灣味故事大募集最佳故事獎。

---

## 〈退休日〉

\*

張開眼時，氣味一併消失。一直都無法確定，那氣味從何而來，來自於記憶，還是來自於眼前……

床頭傳來震動，我下意識動動陷在被子裡的身體，將手伸出被窩，藏著溫度的汗毛被靜電刷地帶開，連同朦朧的意識不情願地吸附在床單上。我舉高手，將手指頭用力往前伸，在頭頂上尋找震動的來源。鬧鈴在手掌拍動的聲音間奮力掙扎片刻後，終於安靜下來。將臉鑽回溫暖的被窩裡，很自然地翻個身，手臂伸進枕邊另一個溫度裡。

我摸著她鼓脹的腹部。肌肉鬆軟而無彈性，柔軟的皮膚上帶著皺褶，尤其是肚臍兩側的摺紋格外明顯，像是蚯蚓在泥濘上爬過的痕跡那樣，沒有特別明顯，卻很難讓人忽視。用指甲刮著那些摺紋，想像著那是未下水的義大利麵條在塑膠上砧板滾動。

隨著指甲的節奏，當腦海裡又浮現出那股氣味時，睡意再度襲來；但就在我放鬆肩膀那刻，耳邊如約響起聲音。「都最後一天上班了，你還賴床啊？」卓太太甩開手，一鼓作氣將被子全搶過去。

猛然爬上毛孔的寒意，終於讓我清醒。

我不情願地坐起身，雙腳踩在地板上，弓著身體等著暈眩感過去。初春乍暖還寒的氣候總讓我的手腳冰冷，若不在床邊坐著等待血液的回暖，就會像上個月那樣整個身體不受控似朝著衣櫃衝去，額頭上因此撞出一個包。

不是說這是女人的毛病嗎？我鐵齒，內心總抗拒著健檢時醫師叮嚀的話。

終於在摔過一次之後，勉強聽話了。

三月底還有一波寒流，最後一波了。氣象局如此預報。我想著，等到牆上的溫度計爬上 26 度時那日，我要一口作氣起床，然後每天都神清氣爽地大口呼吸。像現在坐在床邊，總是呆滯盯著地板某處看的行為，彷彿在昭告天下自己的年紀，總讓人坐立難安。

眼神瞥到梳妝台上的癌細胞指數報告單，凝視許久，確定一切都不是夢。

套上西裝褲時我吸了一口氣，好讓肚子縮進腰帶裡，皮帶在腰上繞過一圈又多一點，停留在扣頭上的扁針前。我拉著皮帶，再深吸一口氣，當胸腔灌飽氣時將肚子的肌肉往內縮，趁著身體緊繃時將扁針穿過皮帶的孔。然後呼氣，全身放鬆下來。扁針撐進皮帶孔裡，皮革被人用圖釘鑽開的纖維還清晰可見。

這條皮帶是六十歲生日時兒子送的，用了幾年後發現皮帶越來越小，我當然不覺得是自己身材的問題，卓太太替我在機器孔後又多鑽一個孔，今年初五開工那天皮帶又變小了，卓太太用圖釘又再鑽一個孔。

重新買一條吧。不知是誰這麼說。

反正也剩不到兩個月就退休了。我這麼說，拒絕再買新皮帶。

就在我沖洗刮鬍刀上的泡沫時，兒子的房門打開了。運動背包上的肩帶扣環順著身體的旋轉在門板上敲了一聲，手掌啪一聲抓在樓梯的扶手上，接著帶有節奏的腳步聲叮叮地從三樓一路往下，背包裡的鐵水壺咚咚響著。經過我房門時，又再重複一樣的動作——肩帶扣環敲擊門板、手掌拍著扶手、腳掌踩在階梯上，鐵水壺在背包裡甩動。

我關起水龍頭，用毛巾將臉上的水擦乾，接起已經響了數回的手機。

女兒煩躁的聲音如期出現，「吼，哥你每次下樓都那麼大聲，過動喔你。」接著就是女兒房門甩上的聲音，跟在兒子後頭走過主臥的門口，然後用力跳下最後一階階梯。

廚房抽油煙機的運轉會在此刻暫停，卓太太的聲音穿過碗盤的敲擊聲，跟著兒子和女兒一來一往的爭吵此起彼落。卓太太總說著一樣的話，先是教訓兒子下樓別跟大象跳舞那樣；兒子的身材還真的像大象，每每這麼一說，女兒就抓到嘲笑哥哥的機會，惹得兒子下一次就更加故意發出噪音。這時卓太太會將炮口對準女兒，對著女兒沒形象的翹腳姿勢，將女兒的儀容徹頭徹尾盤點一番。女兒羞憤至極時，兒子就會加入「盤點」的行列，將卓太太沒說到的補上。

「媽，妹上個月偷偷去穿耳洞。」

「我哪有。」

「哪裡？我看看……妹妹妳幹嘛去穿耳洞啊，會發炎耶。」

「唉呦，不會啊，全世界哪個女生不穿耳洞啊。哥哥還不是一樣，又亂買東西，我昨天看見他又抱了一箱包裹藏在自己的房間裡，不信的話，媽妳等下去看就知道了。不過我看哥哥一定鎖門了。」

「哥哥啊，你才工作沒幾年，不要亂買東西啦，錢要留下來，以後你結婚之後養家庭還要很多費用，孩子出生也要費用，教育也要費用……啊你又亂買甚麼了？」

我總在爭吵裡默默下樓。卓太太看見我下樓後會趕忙回到廚房裡將沒煎完的蛋重新開火，抽油煙機又發出短暫的運轉聲，然後關閉，端出新的荷包蛋。盤子放下後，卓太太會接著繼續加入兒子和女兒的對話裡。

以往我只是不動聲色坐在餐桌的一角，看著蛋的周圍微焦，帶著高溫的油在表面上噉啾作響，蛋黃半熟，橘黃的光澤被掩蓋在一層白膜下。今天卻不同。三人同時間停下說話，不約而同看著我。

「爸，早啊！」兒子先說，接著女兒隨手抓著桌上裝飾的花，就要給我，「老爸，恭喜。」

我有些驚喜，看著兒子女兒的笑顏，不自覺地搓搓藏在桌巾下的手心，不久前在床上觸摸的皺褶感，鬆軟腹部的溫度似乎還殘留在手心裡。

「好好喔，真羨慕老爸，可以退休。」

「妳不要一直換工作，過幾年也換妳啦。過個三十年吧，不過我想以妳工作的態度來說，大概是四十年。」

「誰相信啊，勞基法改來改去，搞不好之後根本就是沒有退休金的世界了，還退休呢。又不像老爸那麼好，趕在這之前退休。」

「那至少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啊。」

「現在流行斜槓，你這個 32 歲的宅男不懂嗎？你整天領你家老闆的薪水，等分紅喔。總有一天，勞保不可靠，保險靠自己。」

女兒今年 28 歲，剛從美容業轉行到保險業。年前才剛參加完一個月的培訓課程，拿到「人身保險證照」，成為康健人壽的保險電銷人員。據她所說，有不少前輩都能在五年內達到年薪百萬和歐洲旅遊的補助，信誓旦旦自己也要成為那種成功的人，成為電銷業的傳奇。

卓太太質疑：穩定嗎？

兒子嘲笑：電銷業的奇葩比較快。

卓太太問過我的想法。

很好啊。當我這麼說時，卓太太狠狠瞪了我一眼。

比起女兒那些數不清的證照，一路按部就班讀到研究所的兒子就幾乎沒甚麼職業證照，不過他憑著碩士驚人的成績拿到台積電研發替代役的名額，三年後「退役」也沒換其它公司。兒子是想過要換公司，但科技業綁薪機制讓人怎麼算都吃虧，即使是台積電，底薪也不過三、四萬，其它的勞力都得靠獎金來賺。

沒分到這一季的獎金，我才不走。兒子常這麼說。

對啊，這年頭工作不好找，趁年輕的時候要多存點錢，又不用像你爸爸一樣，三個月在臺灣，三個月在中國。那種日子喔，不好過。卓太太常常說著，就悲從中來，讓人不知所措。

最後不管兒子跟卓太太抱持的立場分別是甚麼，兒子在台積電的日子也邁入五年了。

餐桌上一來一往的話語依舊，我查看公事包裡的文件，確定沒有遺漏後默默退出他們的談話。走到玄關處時，全家福的拼圖微微震動，原來是卓太太發現了我，急急忙忙奔來，說了句，「早點回來喔，今天要一起出去吃飯，阿玉也會來。」

阿玉是兒子的女朋友，交往七年，感情穩定，卻始終沒有結婚的打算。也不知是兒子的意思，還是阿玉的意思。

卓太太跟我招完手之後，從櫃子裡抽出一疊關於婚禮的雜誌和目錄來，放在兒子的面前。兒子的臉色瞬間垮下，女兒幸災樂禍地繼續加油添醋。

\*

打卡鐘吸進厚紙片，在三月的最後一天壓上此刻的時間，然後再吐出來。對於現在還有企業在使用傳統打卡鐘是件奇怪的事，是半年前剛入職的「妹啊」說的。

妹啊比女兒小四歲，是社會新鮮人的年紀，不過因為她說自己高職就出來找頭路，所以不算是社會新鮮人。但是在年紀上，還是很以自己的年輕自豪。常常找「老妹」聊天時會驚呼出：原來上一代的人是這樣想的喔，我們沒有這麼想耶。之類的话。

老妹的臉色會有那麼一瞬間是難看的，但很快就當作甚麼事也沒發生。「老妹」的稱呼就是妹啊給的。妹啊說，三十歲過後的世代就是「老妹世代」。而「妹啊」的稱呼則是我們這些年過五十之後的男人們給的。妹啊果然不負眾望，在她身上除了能感受到彷彿用不盡的青春跟生命之外，每天都會聽見不可思議的事。

這回妹啊正在抱怨自己同居的男友，老妹正在洗耳恭聽。

「阿姐，妳不覺得很誇張嗎？我工作一整天耶，回家還要整理家裡，他把房間弄得一團亂，滿地都是衛生紙，他是想怎樣？結果他不知道跟朋友去哪鬼混，到三更半夜才回來。」

老妹微微屏息，帶著認真的眼神，試探著，「滿地的衛生紙？」

「對啊，還有廁所也是，搞甚麼啊。」妹啊又問，「阿姐，妳老公會這樣嗎？」

「不會啊。」

「以前呢？年輕的時候啊，會這樣嗎？」

「也不會啊。」

「難道是世代的關係嗎？」妹啊露出標準的表情，「我跟我朋友說，她們說她們的男朋友有時候也會這樣耶。」

老妹動動臉皮，掛著不失禮貌的笑容，然後找到機會離開話題。她走到我面前，「卓大哥，昨天跟你提到的客戶文件？」

「喔，在這裡，」我從公事包裡拿出資料遞給老妹，「怎麼由妳負責交接啊？這樣以後我的工作就給妳做了嗎？」

「應該是。」

「那要出差喔，每隔三個月就要去中國一趟，巡視那裡的機具和維修啊，妳能嗎？不是還有兩個小孩，上幼稚園了嗎？」

老妹面有難色，還是客氣地拿下資料，「我跟我老公討論過了，他說可以。然後如果要出差的話，小孩就暫時給我婆婆帶，反正我老公他也不可能帶小孩

啊，不過就這段時間忍耐一下，等小孩上小學之後應該就輕鬆了。」

「妳老公是廚師，應該很忙吧？」

「對啊，常常忙到半夜，有時候根本就在店裡睡了，不回家了。他這個男人喔，說實在沒甚麼家庭觀念。不像卓大哥你啊，你是愛家好男人的代表耶。」

「家庭觀念也不是天生的啊。」

「算了啦，反正那兩個小孩對他來說也可有可無。他常說現在打拼多賺點錢，等退休之後就可以陪我們啦。我在想啊，等他退休那一天喔，一定會後悔的。想說以前怎麼都不多陪陪孩子。不過啊，到那時候就沒有用了，來不及了，小孩的成長只有一次，等他老囉，小孩都有自己的生活了，才理他。所以我也有點猶豫要不要接下卓大哥的位置和工作，不過老闆那裡也缺人手，去中國時的補助開銷啊，開的條件也不錯，我就想，趁著年輕的時候多賺一些，這樣以後小孩要補習甚麼的，都比較不缺錢。現在女人就算結婚了，也要當自強啊。卓大哥以前年輕的時候賺錢很快吧？」

「也不算快，不過那時候還有三節獎金，至少都有兩個月，是還不錯。」

年輕的時候其實做過了甚麼？至今回想起來還是很模糊。

公司是三嫂娘家的家族事業，規模不大，主要承包農用機具的販賣和維修。中小企業轉型期間也申請到一些貸款補助，民國 80 年前後，趁著那波熱潮跟趨勢將業務開發到中國。我算是公司裡的主要幹部，擔任業務的開發，當然機具的維修也是。好像就是從兒子滿月之後，開始維持著三個月在臺灣，三個月在中國的生活。

那時候存錢很快，股票投資賺了一些小錢，緊接著女兒出生，卓太太辭掉餐廳員工的工作當起專職的家庭主婦，偶而會接公司代工的單，貼補家用。小孩的成長快得嚇人，原本的公寓已經不夠全家人活動，卓太太於是希望買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。但正值事業的起步，根本拿不出頭期款來，後來是大姊資助 70 萬，三哥資助 50 萬，卓太太賣掉手裡的股，東湊西湊終於付出頭期款來，買下位於鳳山的透天厝。兒子大學畢業那年，終於付清所有的房貸。

家裡各處都像都是受人捐贈的。

唯一的車子也是大姊拿錢資助，現在已經是老舊到幾乎無法修繕。冷氣剛請人重新加過冷媒，但效果不彰。前座的兩扇窗戶搖不下來，後座的兩扇窗戶必須用膠帶黏著，免得下大雨時潑進來。不過雨天時，我和卓太太都很有默契地盡量不使用它。兒子就更不用說了，他看不起老爺車，正在物色三菱新款的

房車。

兒子剛滿五歲不久時得了流感高燒不退，那時我人在中國，卓太太半夜叫不到計程車到醫院，聽說抱著孩子在門口哭，鄰居聽到聲音才幫忙叫救護車。半個月後公司協調來的人手終於替換我回國。我跟大姊一起到醫院去探視住院的兒子，兒子躺在病床上，瘦黃的臉龐沒有血色，正在因為午餐又吃白粥而跟卓太太發脾氣，卓太太撿起兒子丟在地上的玩具，看見我和大姊時，帶著泛淚的眼光淺淺一笑。

那時候我才知道卓太太懷了女兒。

大姊斥責我之後，當天就帶著我去牽一台新的轎車。她說，之後兩個小孩雜七雜八的事，有車子出入都比較方便。

大姊沒有結婚，工作二十年的積蓄幾乎都給了三哥和我。三哥結婚之後，憑著娘家的家族事業也出人頭地，也算是照顧我這個小弟，跟三嫂商量之後就讓我進來這間公司。

原本還只是小工廠的規模，業務的範圍最多只到楠梓，一個員工通常都要包山包海地做。後來員工越來越多，分工越來越細，現在除了業務之外，已經有所謂的收發專員和行政助理。

妹啊就是行政助理。

老妹是業務，這一個月來都在準備跟我交接的事宜。她現在叨唸著甚麼的嘴型，還在我的視線裡開開合合著。老妹又說了甚麼呢？我實在聽不進去。

負責收發的專員兼負著警衛的工作，是一位從警專畢業的年輕人。在第二次警察特考失敗之後決定離開警務的相關工作，連第三次考試都不報名，直接跟家裡的人進行一場革命，最後父母無奈之下用房子貸款了快一百萬，替他「贖身」。

他是辦公室裡總是笑得真燦爛的人。

「昨天澄清湖那裡下雨啊。」他這回正在跟妹啊交談，兩人的舉動總是超乎常人理解的親密。

「那怎麼辦？球賽呢？」

「本來還打啊，兄弟都快贏了，下那甚麼雨。最後雨太大，延期了。」

「延到甚麼時候啊？下次帶我一起去看啊。」

「妳又不看懂。」

「我陪你看啊。」

收發信件短短的半小時裡，他已經和妹啊約定下回一起去看球賽的時間。

老妹終於說完自己的事情，她最後將收據清點一輪，然後問我，「卓大哥，你退休之後有甚麼安排嗎？」彷彿聞到八卦的味道，妹啊也湊過來，「環遊世界嗎？我退休之後一定要環遊世界。」

「哈哈，我沒想到哪裡耶，不過今天家人會一起吃飯就是了。」

「跟家人吃飯喔，好像也不錯，」老妹露出回憶的眼神，「上次我跟我娘家的人吃飯都不知道是幾百年前的事情了，而且我爸退休之前就過世了，我媽是被裁員的，根本沒得慶祝退休。然後我公婆很早就離婚了——」

妹啊插嘴，「只跟家人吃飯多無聊啊，從現在開始你就是自由人耶，擁有自由身，想做甚麼就做甚麼，好羨慕喔。」

妹啊說這話的口氣，莫名地跟女兒有點像。

「羨慕嗎？我也沒太大的感覺啊。」

「現在就可以開始做啦，去做你年輕的時候想做的事情啊，喔，對了，不然卓大哥你手機借我，」妹啊說著已經將我的手機抽過去，然後點進兒子幫我下載的 FB APP 裡，「卓大哥，你喜歡釣魚嗎？」

我搖頭。

「那爬山呢？你看，這裡有很多跟爬山有關的社團啊，或是粉絲頁的，你給它按讚，以後你就會收到它的訊息。我媽現在就很喜歡爬山喔，領了退休金之後到處去遊覽，日子逍遙得要命呢。」

我也不喜歡爬山。除了自己開車之外，坐車會暈車。我這麼告訴妹啊，她很吃驚。

年輕人深有同感地點頭。「對耶，我也會暈車。我覺得卓大哥就好好享受每天悠悠哉哉在家裡的日子就好啦，不用特地一定要去學別人做甚麼。像我就只想看棒球，每個禮拜能讓我看一場棒球，就很爽。而且能一個人去做想做的事情，就很幸福了。像我老婆的媽媽，好不容易退休了，然後每天都往醫院跑，說要照顧外婆，結果才真正開始照顧沒兩個月，就去了。」

「甚麼時候的事情啊？」妹啊蹙著眉問。

「妳說我老婆的外婆嗎？去年過世啦。」

「不是，我是說你甚麼時候結婚的？」

「我警專讀完就結婚啦。」妹啊的臉色很難看，年輕人不以為意，將剩下的信件收發完便離開。

妹啊突然一身怒氣，重重地坐回自己的座位上發愣。沒多久便將電腦旁的拼圖相片扔進垃圾桶裡。拼圖碎成數塊，上頭人物的臉全變了形。

那是年前去杉林溪員工旅遊時，大家一起拍的團體照。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張，公司做成拼圖的模樣，用黑色相框框起來，在尾牙時當作是「參加獎」。我也拿了一份，拿回家時還被女兒嘲笑一頓，說甚麼三十多年了，從來沒有抽過「參加獎」以外的獎。但沒多久，女兒就將全家福也做成拼圖的形狀，擺在玄關。她說，是流行。

垃圾桶裡的拼圖沒人敢去碰，老妹明亮的眼眸一直跟著妹啊的背影走，直到從一早就陪老客戶巡視工地的老闆（不是三哥）回來，發出宏亮的聲音，「春天後母面喔，這啥物天氣。」老闆肩膀上還掛著濕漉漉的水氣，手裡提著星巴克的提袋，對著我笑瞇瞇，「卓啊，你今天最後一天上班，這送你，不用跟我客氣喔。」

還未接過提袋，我便猜到裡頭是甚麼。

「怎麼了？這星巴克啊，喔，很貴喔。啊你不是喜歡喝三合一咖啡嗎？每次聚餐你都有點喔，我這個老闆還是很照顧員工的，喏，拿去。」

我接下紙袋，眼眶微微濕潤。每天清晨都在腦海裡浮現的氣味，似乎越來越清晰。

「卓大哥喜歡喝咖啡啊？看不出來耶，我以為你會喜歡喝茶。」老妹說著，有些失落地從包包裡拿出精緻的茶包來，上頭還貼著一張卡片。盯著垃圾桶的妹啊終於湊上前，也拿著自己的禮物——飛機杯。她忽視所有人的注目，自顧自地說，「祝卓大哥退休快樂。」

\*

老家正在處理分家的問題，三哥跟大姊都回去九如的古厝了。我因為要交接工作，得以缺席，但實際上是我根本也沒甚麼說話的餘地。

我的房子、我的車子、我的工作……都是三哥和大姊資助的，我清楚自己沒有談家產的立場。至於母親養老院安置的問題，也有卓太太幫忙打理。金錢的分配上扣除掉失蹤十來年的二哥，還有大姊、三哥跟我平攤，一個人每個月

出資一萬五，尚能讓母親住上不錯的安養中心。

媽再住也沒幾年了，就出點錢，撐過這段時間吧，反正小孩也都有工作了。卓太太當時這麼建議。大姊跟三哥看我沒意見，當然也就附議了。

我能有甚麼意見？有時候我甚至會感覺，自己的人生就是胡亂拼湊而成的，東湊一塊，西湊一塊，不知不覺中，就變成了眾人眼中的那樣的人。

而我自己，只是冠上了稱謂的「卓先生」。

母親早上傳來病危的消息。是大姊跟我說的。

然後她說：應該跟前幾次差不多吧，老人家就是這樣，醫院進進出出的，你工作不是做到今天嗎？你就不用急著過來了，明天再過來就好了。

大姊對母親的病危已經能處之泰然。近十年來，幾乎都是大姊負責母親的事物，然後有甚麼狀況再連絡我和三哥。不過大姊跟母親的感情不怎麼好，聽三哥說是二哥失蹤前就這樣了，那時候大姊正值花樣年華，說甚麼都不願找對象，屢次爽約母親替她安排的相親。

媽連大姊的嫁衣都準備好了，自己縫的喔，就藏在老家的櫃子裡。三哥在某次大姊與母親又爭吵時，偷偷告訴我。

而卓太太則是慶幸地說：還好姊沒有結婚，不然我這個媳婦就得高雄九如兩邊跑了。

也沒很遠啊。我總是這麼回。

然後卓太太便會說：是沒很遠啊，就是覺得不太甘心，三嫂也是媳婦，但是人家是大小姐，可以甚麼都不做，連祭祖都沒有出現。

三哥有來啊。我知道我回越多，卓太太的臉色就越不好。

就在下班前，大姊傳來簡訊告知母親離開加護病房了，現在轉到一般病房裡療養，然後接下來的訊息就是抱怨三哥，說三哥太聽三嫂的話。連「分個家產也要讓外人來管」這種氣話都出現了。

緊接著大姊簡訊後，卓太太也傳來訊息。

她最近會用 LINE 的貼圖，聽說是女兒送給她的「禮物」包裹。「你在幹嘛？」的貼圖下傳來一段話。等得有些久。卓太太提醒我晚餐聚會的時間，要我從公司這裡直接過去，不用回家換衣服。因為她說，大家想要看我穿著工作服的最後一天。

離開辦公室時，外頭的氣溫比起室內的冷氣溫度，還有點高。夕陽的餘溫

像羽毛般輕輕落在皮膚上，彷彿有人包圍著自己，很有安全感，很平靜。

我將公事包放到車上，然後回頭走到工廠的門口。門口有幾棵玫瑰，是工廠主人種的，不過他很少來，所以每天下班離開前我都會幫忙澆水，做為一天工作結束的儀式。

我打開水龍頭，工廠主人從裡頭急忙走出來，有些著急。

「喔，我還以為你離開了呢。還好你繞過來澆花，謝謝你啦。」

我微笑以報。

工廠主人沒送我甚麼「餞別」的禮物，不過倒是跟我寒暄許久，臨走前指著玫瑰花旁的一棵盆栽說，「那個給你，你看搬不搬得動，搬不動的話我明天用貨車載去你家。」

我側著頭，注視著盆栽。

「我也不知道甚麼啦，就園藝的老闆送我的，他說讓我放在工廠門口，我想說你平常都會來幫我澆花，應該很喜歡植物喔，喜歡的話就送你吧。」

老闆說得一副我得很喜歡的模樣，讓我有些不好拒絕。不過在看清楚那棵盆栽的時候，我打消了拒絕的念頭，然後在腦子裡盤算著家裡的空間夠不夠的問題。

我將盆栽橫倒在後車廂裡，葉子因為搖晃發出沙沙的摩擦聲，一股綠茶和青草交疊的氣味順著空調瀰漫在車子裡。較大的轉彎時，泥土裡的木屑和油耗味會被震出，然後壓過清香的氣味。

我終於確定記憶裡的氣味是甚麼了。

蜜月旅行的時候我跟卓太太去了一趟巴拿馬，兩人不知道甚麼原因大吵一架，結果跟旅遊的隊伍走散，雖然很快就連繫上導遊，虛驚一場，但是從那之後便開始有一股氣味跟隨著我。

卓太太總把那次走失的經驗拿來說嘴，她總是這麼說的：恐怖啊，那時候我跟我老公走到一處農場裡啊，想說可以找人幫忙，結果那個農場根本就荒廢了，後面整座山坡上的樹都長得，喔，比我家的透天還要高喔。

比人高一點而已啦。我若在旁邊，就會糾正她。

那是一座廢棄的咖啡莊園，農場外還掛著扭曲的字體。可能是莊園的名字吧。我想。

那次旅行我們幾乎沒買甚麼伴手禮，就買了一包咖啡豆，是當地導遊推薦

的。聽說他是那個廢棄莊園主人的孫子時，我很驚訝。他邊介紹，邊泡咖啡給大夥品嚐，然後帶著靈異的口吻介紹那個廢棄莊園。聽就知道是掰的，不過也因此吸引不少人跟他買咖啡豆，縱使多數的團員不知道拿回去之後怎麼泡，也掏錢掏得很愉快。

豆子開封那天，卓太太說她懷孕了，要我陪她去一趟醫院檢查。

後來那包咖啡豆去了哪裡？至今毫無印象。

三十多年前，台灣人不怎麼喝咖啡，更別說經營一家咖啡廳或是咖啡莊園這種天方夜譚。現在喝單品的人雖然逐年成長，但多半來是來自於國外的咖啡豆。臺灣在地的咖啡，除了近幾年的霧台打出名氣之外，還有阿里山標榜著咖啡茶特色的咖啡，至於古坑咖啡，即溶的名氣似乎比單品還要高。

這些事，是從一個客戶那知道的。我去送農具時，客戶還請我在自己的小莊園裡喝著剛烘好的咖啡。

味道跟當初在巴拿馬喝的有些不同，不過卻令人感覺熟悉。

客戶的小莊園處在破產的邊緣，卻屢試不爽，不斷向銀行貸款，然後跟我們公司購買新的機具來嘗試。受老闆所託，我旁敲側擊過他原因。老闆的立場很直接，就是希望業務能永續經營，所以當然也希望客戶的小莊園能成功，然後跟他們買更多的機具。不然總是拿著客戶銀行貸款來的現金，不免讓人沒有安全感。

看著客戶搖搖欲墜的經營，我問他有沒有想要放棄的念頭。我當然不是直接說「放棄」，而是說「退休」。

「退休喔，我沒想過耶，我不想退休。那種有退休念頭的人啊，通常都是對自己人生現狀不滿意的人，所以才成天想著退休。然後想著，退休過後，我要幹嘛幹嘛啊，開出一大堆清單跟支票。我不需要。」客戶說這話時語氣格外堅定。帶著歲月痕跡的臉頰上，掩蓋不住從心而發的笑容。

「不過您年紀也大了，不找人幫忙嗎？或是繼承甚麼的。」

「卓先生你願意嗎？」客戶收起笑容，嚴肅地看著我。

「呵，您別開玩笑了，我還有五年就退休了，不然這樣，到時候我再來幫您好了當免費長工好了。」

不到半年，那位客戶往生了。

參加告別式時，我第一次看見客戶的妻子和兒子，嚴肅的面容裡沒有特別哀慟的表情，彷彿躺在棺木裡頭的人與自己沒有過多交集。蓋上金色的往生被

時，我想起母親藏在櫃子裡的嫁衣——

母親是村子裡有名的繡工，聽說早些年要出嫁的女孩都會請她訂製嫁衣，有點像現在的禮服設計師那樣。母親守寡多年，就是靠著繡工扶養我們成人的；只不過她最想要看見穿上她嫁衣的新娘，卻終生未嫁。

母親也退休了吧。是數年前洗腎病危失明時嗎？或是更早，早在大姊決意不嫁時？還是在我結婚成家之後？

沒問過，始終沒有答案。

\*

兒子在餐廳的停車場指揮著我的車子進入。女兒站在陰涼處用裙襬搧風，阿玉身上背著兒子早上出門帶的運動背包，從兩個女孩脫落的妝看得出來，這三個孩子應該是從衛武營捷運站走過來的。不會坐公車嗎？真傻。

沒多久卓太太也到了，她在餐廳裡展現女主人的氣勢，一口氣點完十道菜。全家人的喜好跟口味都被她掌握在手裡。她沒忘記阿玉喜歡吃魚蛋，也點了一盤。

飯桌上沒有那種「恭喜退休」的客套話，也沒舉杯慶賀甚麼。大家都餓了，沒一會功夫就掃光食物。兒子喝了兩瓶果汁，被女兒噲說會得糖尿病，接著就是卓太太對兒子的耳提面命，還交代阿玉別縱容兒子喝飲料。

飯局結束後，我開車載著全家人回家。

卓太太坐在副駕駛座，一隻手拉著門板，她聽著門板劇烈搖晃的聲音，總認為門板會掉。女兒也很誇張，用口水將後座窗戶上脫落的膠帶黏回去，兒子抱著自己的背包縮在另一邊的門邊，打起瞌睡。阿玉坐在中間，有時不經意的眼神透過後照鏡與我對視時，她會尷尬笑笑。

要拿退休金來換一台車嗎？雖然好像應該這麼做，可去做的動力始終沒有。

回到家之後，女兒率先跑回客廳裡開冷氣，她說實在受不了車上的空調，根本把戶外的空氣和屎味都抽進車子裡。她可能沒注意到後車廂裡壓著一棵咖啡樹盆栽。阿玉今晚會住在我們家，然後隔天跟兒子一起回台南，兒子的「幸福日」休假剛好結束。

卓太太面露疲倦，叮嚀著總是最晚睡的女兒睡前要記得關燈，便上樓休息。

卓太太房門才關上，兒子就從自己房間裡抱出包裹，神秘兮兮地說要開封。女兒跟阿玉同時間說他浪費錢，他不以為意，拿著美工刀刷地拆開。

一臺墨黑的機器脫下外殼後，在客廳的燈光中被展露在四對目光下。

「這甚麼？」女兒說。

「咖啡機啊。」

我有些震撼，不得不說也帶有點喜悅。

「多少錢啊？」阿玉問。

兒子比出五隻手指頭來，笑得一副人畜無害的模樣。女兒跟阿玉同時間大吸口氣，然後飆出聲音。

「白癡喔。」

「你買這個幹嘛啊？」

兒子像護食的狗，將咖啡機抱在自己懷裡。

「你買這個幹嘛啊？」阿玉問。

「拿去公司喝啊，現在很流行這種一鍵壓的咖啡耶，學長送我一包咖啡豆，我從明天開始要喝咖啡。這是高尚高尚，妳們不懂啦。要喝嗎？我可以泡給妳們喝啊。」

「你又不會。」

「會啊，不就一鍵嗎？」

女兒和阿玉紛紛不服氣，卓太太不在，她們便要我評評理。這時手機響起幾個震動，讓我得以離開孩子們的協調工作，「化解糾紛」不是我擅長的。

點開畫面，是上午妹啊幫我加入社團的允許回應，還有新的粉絲頁的更文通知。讀書會、品茶會、園藝會……其中爬山交友社和攝影社的人最多。

FB 的首頁裡突然出現好多分享的相片跟連結，陌生的面孔瞬間佔滿我的視線，帶著莫名的力道，奮力撕開那張透明的紙張，堂而皇之地衝進我的生活裡，然後將那些即將到來的空虛填滿，讓我能依樣畫葫蘆地繼續生活。

女兒在我們的房間裡也放了一張拼圖的合照，是我跟卓太太的。她翻拍我

們的結婚照，重新上色，做成拼圖，錶上新的相框。相框的下方壓著早上看見的那張指數檢驗單。

卓太太在被窩裡發出淺淺的說話聲，不是很平穩。

「媽怎麼樣了？」

「大姊處理完了。」

「嗯，那你明天要回九如看看嗎？」

「妳不是要化療，我先陪妳。」

許久後，卓太太沒有再回應，她在被窩裡發出沉沉的呼吸聲。

突然想起，後座的盆栽還沒搬下車，沒澆水。

樓下的咖啡機發出磨豆的聲音，片刻，濃郁的咖啡香順著樓梯爬上臥室，彷彿帶著浪潮般的氣勢鑽進門縫裡，然後填滿我的鼻腔。深吸一口後，香氣如同溫暖的陽光，包覆著我的身體；轉眼間，又撕開我的胸口，緊緊捏著我跳動的心。

味道，還是變了。